

學習知識叢書第三種

較場口血案

李章達題



學習知識出版社編印

此書根據內政部參政

目錄：

較場口

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會

爲較場口血案向全國同胞控訴

較場口慘案紀實

記「二、一〇」重慶慘案

駁中央社報導

籌備會主席團招待記者報告

民主同盟的政協代表集議

決推四代表見

蔣主席

對較場口血案的認識

暴徒性質研究

慰問「二、一〇」血案受傷諸戰友

論「二、一〇」血案

較場口血案私訪錄

訪李公樸先生

訪問郭沫若先生

文化界人士發表

爲較場口血案告國人書

中原、希望、文藝什誌、文壇四什誌，

對較場口血案的意見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慰問信

保障人權·忠實報導

戲劇界聲援與慰問

對於較場口慘案再說幾句話

廣州文化界慶祝政協會議成功

撲滅法西斯餘燼

附

嚴懲特務，嚴防反動
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
請向當局提嚴重抗議
中國法西斯實行恐怖的自由
成都各界大遊行
成都燕大學生組織血案後援會
陪都工人成立「二、一〇」血案後援
一束慰問信
較場口血案聽審記
憤怒的抗議

錄：

新華日報民主報被搗亂事件

周恩來聲明

搗亂事件的背景、反響和發展

搗亂新華日報案

暴徒受審記

給流血的友

劉野樵的說明

籌備會辭謝市長議長邀請

折穿了看

揭發較場口血案的真相

較場口血案首吳人初

未受愚惑反得昇官

憤慨陳詞

有損政府威信

較場口二絕

一大怪事

請解釋
遊行主席團的聲明

白

補

較場

二月十日

胡豆開花紫微微。

紅梅開過開綠梅，

開個慶祝會，

本來是很對。

會竟沒開成，

民衆被打退。

對着主席團，

居然發大威！

有的破口罵，

有的磚石飛。

章乃器被打，

李公樸被毀。

郭沫若受傷，

施復亮挨捶。

有些挨打者，

打壞兩條臂。

還有受傷者，

打壞一條腿。

拳打和胸踢，

施君傷爲最。

這種壞方法，

用者段芝貴。

還有僱些人，

議員打破嘴。

那是徐樹錚，

要害段祺瑞。

革命政府地，

這種行爲太不對。

定是被人哄，

自己不知罪。

任意打傷人，

外人皆落淚。

人家不譏笑，

國家名譽毀。

如何佔的住，

四強之一位。

不被人開除，

也被人擠退。

有意毀主席，

自己還覺對。

放眼看各國，

那有這作爲？

丟臉太丟臉，

自抹一鼻灰。

氣懷有識者，

志士落血淚。

治安負責者，

應快去認罪。

軍警管何事？

難免無法推。

食民之脂膏，

不能裝着睡。

真理是真理，

是非是非。

不可手遮天，

胆大胡妄爲。

主席一震怒，

有人倒大霉。

我們先陪禮，

並送醫藥費。

還望從今後，

人人大覺悔。

法西斯德日義，

從今被摧毀。

再去仿效它，

實在自找罪。

東西法西斯，

無處可逃趨。

快醒快快醒，

作「人」最可憐。

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會

爲較場口血案向全國同胞控訴！

這是一個最無耻的預謀，一種最卑鄙的行動，一件空前嚴重的血案！在市黨部直接領導之下的人民團體代表，在陪都所在地，在萬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竟會做出以參加慶祝大會爲名，騙取主席團標誌，隨而指使打手，軟硬兼施，搶奪主席，強佔會場，盜用名義，發表文件，公然表示反對政協會議，同時毆打政協代表，毆打原定主席團同人及與會人士；最後還要傷天害理，誣指尋傷害最大的中國勞動協會會員，幼年組成的育才學校學生和未排成隊伍更未攜帶旗幟出席的民主建國會會員爲打手！這其對國家的一種公然侮辱，也是對蔣主席的一種公然侮辱，更其對全國人民的一種公然侮辱！

一、血案發生以前

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等二十三團體，爲表示人民對於政協五項協議的擁護，表示對於主持會議的蔣主席的崇敬，和對於政協各位代表的慰勞，發起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我們爲着要使陪都所有團體都能參加，曾經舉行三次擴大籌備會。對於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等團體，均曾發給通知，且隨時在報端披露籌備消息，但該團體等，始終未派人出席，大會決定於二月十日上午九時半在較場口廣場舉行，會場係向警察局洽借。二月九日夜間十時，突有市農會理事劉野樵，市總工會理事長譚澤霖，會計師公會理事古鐸等四人，携帶市農會領銜的未蓋公章的八團體公函，至籌備委員章乃器住宅，聲請（參加慶祝大會，並須出席爲大會主席）。章氏當告以：「人民原是一家人，個人甚表歡迎，籌備會且曾發致通知，以未見派人出席爲憾，自然也都會贊成的」。彼等表示：「通知僅有三團體接到」。但再問以既接通知，何以始終未派人出席，則又支吾其辭。章氏當晚即商諸其他籌備委員，次晨臨時多預備主席團標誌，以便彼等參加。中央社報導竟謂在遷川大廈公推劉野樵等爲主席團實屬虛構，（中央社其他報導及對本會招待記者之經過，亦多顛倒黑白，斷章取義，淆惑視聽。誠屬令人痛心！）

二、血案的經過

十日晨八時許，會場內主席台上及周圍，已有數百人佔領，劉野樵及市黨部委員兼市教育會理事長吳人初，市商會秘書周德侯，市黨部科長龐儀山等到場甚早：中醫師公會李森普，市總工會李克愚，市婦女會理事長傅伯羣等，亦隨即趕到，陸續索取主席團標誌，均一一發給，是時，尚未到開會時間，國民黨政協代表邵力子先生等均未到，原經推定的主席團和參加團體亦未到齊，但劉等即要求開會，同時佈置在主席台上和周圍的打手，也鼓掌起來，要求立即開會。主席團同人章乃器婉言勸止，首先被打，旋而劉野樵，吳人初、周德侯、龐儀山等即霸佔播音機，宣告開會，劉野樵則自稱總主席。本會主席團李公樸，施復亮、馬寅初表示，開會的時間和程序，須照籌備會決定辦法，否則亦須協商決定，不能任意擾亂，即被打手圍毆；李公樸被推至台下，拳足交加，頭部被鐵尺打破，血流如注；政協代表郭沫若籲請他們不要毆人，也隨即被毆，台下打手同時即向勞動會隊伍進攻，台上打手並將條橙向該會等隊伍拋擲，計被毆重傷的有陳培志、冉瑞武、梁永恩、顧佐衡四人，新民報記者鄧蜀生，姚江屏，大公報記者高學遠勸說不必動武，也被毆打。還有一位姓趙的，爲着掩護李公樸，也被毆重傷。此外負傷和失蹤的至少還有數十人，正在調查中。

勞動協會來的人數相當多，被毆重傷四人，幸好扭住了一個衝到隊伍裏的打手，名叫陳雲鵬後又稱叫謝海南者身邊帶有衛戍總部稽查處寄交陳雲鵬信封一個，外計附伍千元字樣，內裝盜用名義油印的口號多張，此人當由該會會員扯送法院。

至此，籌委會原推的主席團和政協代表會琦、梁漱溟、羅隆基、陳啓天、章伯鈞、沈鈞儒等亦相率被迫退出；邵力子、周恩來、莫德惠、張君勱、李燭塵等趕到，見此情形也紛紛折回，場內參加的籌備團體羣衆先後率隊離去。劉野樵等領導打手數百人依然粉演開會，演說時，公然反對重訂憲章的協議，他們預先準備好的盜用本會名義的告市民書和口號繼續在場散發（早先已在場散發）：一幕文武配合的醜劇，即匆匆結束。臨去時還將張在會場上的紅白布和棹機，也一齊搶走。劉野樵自始至終均在會場，事後竟誣報受傷，實在是極下流無耻之能事！是日在場的，除了中國新聞記者之外，還有許多外國記者，搗亂情形，

開有一部分已攝入鏡頭。

當天下午，在「新蜀夜報」上發現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市漁會，市婦女會的廣告，認指勞動協會和育才學校的「壯漢」搗亂會場，毆打會衆，該報還有一篇社評：「要求嚴懲搗亂會場的特務」，而且說劉野樵代表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李公樸不應該阻止他當總主席！十一日的新蜀報上復發現該團體等的廣告，竟把並未編列隊伍，更未攜帶標幟的民主建國會會員也列入打手了！天哪，天哪！光天化日之下，居然魑魅現形！

三、血案的關鍵

依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本案關鍵的所在！

一、事前通知市農會，市總工會，市教育會，市商會等團體，派員參加籌備，報上也早已發佈新聞，但均未見派人出席。直至開會前夜十時，突然要參加，顯係出我不意，使本會無法準備應付他們的陰謀搗亂。

二、以要求參加爲辭，騙取主席團標誌，進一步搶主席，預謀步序，甚爲周密。

三、未至開會時間要求開會，顯係恐怕參加本會籌備的各團體遲時而至，會衆增多，會使他們的搗亂陰謀難以貫徹。

四、文角武角姿態不同，但同時要求提前開會，同時要求重推主席，同時軟硬兼施對付勸限他們破壞秩序的人們，其預謀之配合也甚緊湊。

五、被毆傷的均係本會事先推定的主席團同人及參加籌備團體的員工和當時協同維持會場秩序的政協代表，事實昭然。

六、預先印就盜用本會名義的告市民書和口號，更可證明預謀已早，決非九日致函本會要求參加之後準備得的。

七、以參加慶祝政協成功爲名，發佈反對政協協議的言論，口是心非，陰謀形跡甚顯。

八、事後捏造事實，登報反咬他人，高目陵陵，欲蓋彌彰。

四、我們的控訴

今天是甚麼時代，陪都是甚麼地方？慶祝政協成功又是甚麼一件事情；誰會夢想到竟有這種喪心病狂，寡廉鮮恥的醜事？政協的五項協議是在蔣主席親自主持的全體會議裏通過的。蔣主席的本意不但是爲國家，爲着人民。也是爲着國民黨，全國的善良人民，大多數的國民黨黨員，只要是有心肝，有血氣的誰是不衷心擁護？現在陰謀剝奪人民集會自由，無法無天的敵人窩物，荒唐愚昧的，反對政協協議的，還是自命爲擁護國民黨的人物！這顯然是危害中國，危害國民黨！

這次開會，會場是向警察局洽借的，各報登着公告，發佈了新聞，更曾呈請憲警局維持秩序，人民納捐稅以養政府，政府應該負責保護人民的安全和自由。現在在警憲的耳目之下，出了這樣空前嚴重的血案，負治安之責的地方當局，負的究竟是甚麼責？做的究竟又是甚麼事？中央政府所在，中外觀瞻所繫的陪都，尙且如此，中國在國際友人的心目中，究竟還成一個甚麼國家？

因此，我們向全國同胞控訴，要趕快一致起來，爲着國家，爲着每一個人的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堅決要求這一個血案的迅速昭雪！

五、我們的要求

一、嚴懲主犯劉野樵，吳人初，周德侯，譚澤森，李克愚，李森普，並澈底查究幕後的主使者及其他兇犯。

二、已經扭送法院的兇犯謝海南爲本案重要線索，必須嚴究；並澈底追究。

三、嚴格查辦維持治安不力的負責當局。

四、立即切實解散一切特務機構。

五、賠償受傷害者的一切損失及會場損失。

六、從速頒行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

七、國民黨大多數賢良黨員立刻起來肅清少數把持黨務，毀壞黨譽的反民主的敗類！

給流血 的朋友

高士其

我們聽見你們在重慶受了
重傷，
像刺刀一樣刺傷了我們的心腸。

你們爲人民而戰鬥；
人民也該爲你們而說話，
我們也抓着那些暴徒們，
由人民公開的審判！
你們爲人民而流血；
人民有流不盡的血在你們
的後面。

包紮好你們的傷口吧！
像我們包裹起我們的憤怒。

我們仍然要繼續戰鬥；
我們免不了要繼續流血。
流起血來了，
把不澈底的民主變成澈底的民主。
流起血來了，
把不自由的人民變成自由的人民。

卅五，十二，五。

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籌備會啓（參加團體如下）

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

民主建國會

中國勞動協會

全國郵務總工會

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

中國農業協會

政治協商會議陪都文化界協進會

中國婦女聯誼會

雜誌聯誼會

新出版業聯合總處

華北政治經濟協會

陪都青年聯誼會

重慶青年會

東北政治建設協會

中國木刻協會

中國職業青年社

育才學校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東北文化協會

晉音藝術社

中國學生導報社

社會大學

星海合唱團

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較場口慘案紀實

方彤

陪都各界二十餘團體聯合發起的政治協商會議成功慶祝大會，在二月十日上午九時左右，大會尚未舉行時，即被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徒數百人，破壞搗毀，毆傷主席團政協代表，各報記者及各團體會衆六十餘人，爲新中國史上蒙上一層羞辱。

特務壯漢包圍會場

慶祝大會原定上午九時半時在較場口舉口，到八時左右，陪都各國體即先後陸續到會，九時左右蒞會的團體，已有中國建設協會，新出版業聯合總處，中國農業協進會，全國郵務總工會，陪都青年聯誼會，中國勞動協會，育才學校……此時，主席團到會的人有李公漢，施復亮，李德全，章力器，戴實航，劉清揚，史良，曹孟君等人，被邀與會的政協代表沈鈞儒，郭沫若，梁漱溟，會場等也已先後到會，台上下齊集的會衆超出萬人以上。等到其他政協代表邵力子，周恩來，莫惠德，李燏摩先等到會時，全部會場已是景物全非，僅剩幾百打手，佔據在那里演醜劇。到會羣衆不是被打傷，就是嚇走了。

特務搗亂會場，在陪都本來已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搗亂行動之有計劃及規模之大，這一次確實還是首次。早在八點鐘以前，數百特務暴徒，已齊集主席台前，將主席台團圍包圍，九點鐘還不到，台下的一些歪帶氈帽斜穿衣的人，就止那裡拼命叫開會，台上亂哄哄的一片，一羣來歷不明的人們，把主席團及各來賓圍困在主席台中央，自稱是工會或農會代表，他們的胸前，已佩戴得有自製的紅牌子，要求要做主席。同時，並非由大會印製的宣言標語，在會場里亂飛。一系列黑衣樂隊，由彪形大漢簇擁，自主席台左出口，昂然登台，一位穿米色大衣的壯漢，已將廣播器抓在手中。章力器先生見形勢嚴重，趕忙以平和的語氣上前解釋說政協代表邵力子先生等尚未到來，大會主席俟人到齊後，公平推選，話猶未了，章氏即被當胸一拳，一聲喊打，幾名打手已將章氏連打帶拖，從梯上掀下主席台。司儀壯漢面對揚聲器高聲宣佈：「開會，奏樂……」

鐵尺飛舞民主流血

人流還是不斷的湧來，來遲的隊伍，祇能排在最後，傳單仍舊在上面飛舞，喜洋洋的，過年一樣的高興。

離開開會的時間近了。

暴徒霸佔了主席台

忽然，在主席台前左角，有人吼叫，粗獷的聲音：「時間到了，做什麼還不開會！」接着有一個四川口音在搭腔：「開會！媽寶×！」

我順着吼聲看去，那個四川口音的個子矮小，旁邊的一個個子瘦長，黑長袍，黑帽的人物。

隨着台下就有十來個人鼓掌，高聲亂喊，也不知喊什麼，而台上突然就多了幾個不三不四的人。

主席團有人在播音機前宣佈：「等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到了才開！」

那穿黑袍的，領頭喊道：「不行，要就馬上開！」

於是，有六七個人湧到章乃器先生身邊，罵着，叫着，拳足交加，落到章先生身上，人們上前攔阻。

播音機又播出：「保證在十分鐘內開會，請不是代表的人到主席台下去！」

當辦事人員請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物下台時，立刻爆發了一陣亂嘈嘈的聲音，這聲音充分帶着找事尋仇的意味。「爲什麼要老子下去！」「老子不走！」「那個講要我下去，找他出來說話！」……

就在這陣吵鬧聲中，台上的廣播器四周，立刻被這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圍住了。爲首的幾個人，還從口袋裏掏出寫着「主席團」的紅布條，這些人指揮他們帶來的樂隊，奏起樂來，不三不四的人，立正，唱起國歌。

事情很清楚的，他們蠻橫地霸佔主席台，要強奪今天的會場，破壞今天這個喜氣洋洋的大會。

主席團被打

歌聲剛停，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中有的喊：「中國是以農立國，現在請農民代表講話！」於是一位自稱是「代表全中國人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叫劉野樵的被推出來了。這時李公樸先生正走到播音器前面，那個黑長衫的瘦子又領頭喊「打」並且動手扯住李先生的鬍子。無數的拳頭落下來，一面打，一面拖下台去了。

政協會無黨派代表郭沫若先生上前勸阻，結果頭上受了傷，胸部被跌傷，眼鏡被打掉，也被打到台下。打手們仍舊圍毆李先生不放，李先生的頭上血在冒，他跑到一位警官面前，想警官能夠保護他，不行，還是要打，他又逃進一家小店鋪，憲兵和警察把住了門，打手們喊着：「沖進去！打死那鬍子！」憲兵和警察站在那裡，不加干涉，一任無法無天的行爲繼續下去。

施復亮先生爲了防衛李公樸先生，更被多數暴徒施打，打得遍體鱗傷。馬寅初先生也被打了，準備下午爲人證婚穿的馬褂和長袍，也被扯破了。沈鈞儒老先生亦有一時被暴徒包圍，幸而有不少青年護送，始得避免。有幾位新聞記者，在口上眼見這種慘狀，上前攔阻，也被打傷，計有大公報高學遠，新民報，鄧蜀生，姚江屏，和商務日報一位女記者。

台下也被打

主席台上這些人的被毆打，引起台下群眾的憤怒，衆口一聲的喊着：「不要打！」「不要打！」留在台上的幾十個暴徒，便將台上的木條長凳，向台下人衆中亂擲。我親眼看見，一個暴徒穿黑大衣上並綴有銀色証章，打完後跳下台，裝做沒事混入人羣。

主席團被打跑了，台上全是些不三不四的人。

那個自稱爲「農民」的「劉野樵」出來講話，台下的人說：「不要，不要！」這羣人物便追上去打，於是毆擊由台上向台下的人羣中擴大了。

育才學校的小朋友叫：「不要打人！」這羣人物便衝向育才學校的隊伍；中國勞動協會的工友們叫：「不要打人！」這羣人物又衝向中國勞動協會的隊伍。排得整齊的行列被破壞了。暴徒用板凳，用鐵器，打了人，搗亂了會場，還說：「育才搗亂！勞動協會搗亂！」把勞動協會的隊旗都奪破了。

兇手是誰

在毆打，在騷亂中間，那主席台上，來回活動的，是那個「劉野樵」，他是重慶農會的常務理事，還市教育會理事長吳人初，市總工會理事長譚澤霖，還有市黨部的一位宣傳科長，這是一個西北人，個子很高，我曾經在某集會上見過他。他們的一言一動，已在衆人的心裡留下最醜的印象，我必須將他們的名

字再記在這裡示衆。

當那些暴徒衝進中國勞動協會的隊伍時，工人會員陳培志，冉瑞武，梁永思，顧佐衡四人受傷，工人們當場抓到一個行兇的打手，從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收信人員「朝天門水陸統一檢查哨交陳雲鵬」，發信人地址是「衛戍總部稽查處緘」，信封左上角并註明有「外附五千元」字樣。究竟是誰的指使，這線索，從這封信上不難找得。

散會以後的醜劇

這個會開不成了，懷着興奮的心情來的，失望地歸去，誰都在心頭覺得沉重的，一種無言的憤恨。三兩兩地走開，心裡是多麼的不舒服。各個民衆團體的隊旗都捲了起來，中國勞動協會依舊和來的時候一樣，整齊地列隊回去，面前少了一面隊旗，行到中間被打傷的和失蹤的工人。

在這廣場上，人潮漲起來的時候，擋也擋不住，一下就填成一個人的大海，但當人潮落下去的時候，留也留不住，一下就顯出了空虛，荒涼像潮退走後的沙灘，只殘留着一些不乾淨的泡沫。

那些泡沫，在他們快要幻滅的時候，還想表現一下他們的「生命」的，那真是一場醜把戲！

這時政府代表邵力子先生來了，台上的暴徒叫嚷：「請邵力子先生上台講話！」邵先生沒有上去，和沈鈞儒，羅隆基，李德全這幾位原來的主席團一起走了。

那些暴徒便從台下拉了兩個人上來，說是「請」上來講話的。上面講，台下鼓掌叫好，亂哄了一陣，就宣佈「散會」，忽然，有人喊：「還有宣言！還有宣言！」於是散了會之後，又提出宣言來，有一個人裝模裝樣的唸着一張紙上的字句，盜竊了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的名義，「通過」了這個「宣言」。

籌備會報告真象

事後，下午三時，廿三個團體參加的陪都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的籌備會，在中蘇文化協會，爲上午學生的慘案舉行三次中外記者招待會。

黃洛峯先生報告大會的籌備經過，他說：原來十九團體發起慶祝政協會成功大會給各團體邀請通知是二月二日發出的，三日得到中大，藝專，和中國勞動協會的贊同，並參加了籌備會。市農會，市商會，市工會等也在邀請之列未見回音，六日開擴大籌備會時及九日開最後一次籌備會他們也未到。直到九日晚十

時，市農，市工，市商，市婦女，市教育等團體才來函交涉表示願意參加共同慶祝。當時並未通知要求參加主席團，這些籌備會都答應了。不料有用心的人用如此卑劣手段來破壞，這種態度，愈益證明籌備會的合法，合理，光明磊落。

章乃器先生駁斥了這八個團體負責人所說并未接到通知之說，因在九日晚已有三團體承認接到通知。而且市商會的通知是他親自交給市商會理事長仇秀敷手中。今晨這八個團體一來就說慶祝大會是陪都的事，應由陪都的職業團體來主持。當答以大會主席可輪流做時，吳人初即推劉野樵，劉就推吳，二人互推主席，籌備會提出由李德全女士做主席，他們完全不理，竟佔據了播音機，宣佈了開會。

民主的模範

郭沫若先生認為今天慘案的發生，不過是一個小波折，而這事情的發生，是關係到政府的威信的。有外國記者拍了照去。政協會的五項協議是蔣主席主持的會議中經全體起立，很嚴肅的通過的，今天這樣行為，無異對蔣主席的誣蔑和侮辱。對不起他的。郭先生的額頭上浮着一大塊青腫和傷痕，說話的時候，手撫着胸前的創痛。

李公樸先生流血過多，傷勢很重，閻寶航先生去慰問他，帶回了他幾句話，說他傷勢還不致致命。就民主國家而死，死無所恨，今天最重要的，應該更加努力爭取人民的自由，人權的保障。今天雖遭受毒打，但與那些搗亂份子，並無仇恨，他為他們的愚蠢，感到可憐與痛心。閻先生說李先生這種精神，足為我們爭取民主自由的朋友的模範。

施復亮先生受傷後躺在床上，由他的夫人鍾復光女士筆錄了他的口訴抗議書，在這會上當衆宣讀。

誣蔑和浩謠

對於當天的新蜀晚報上所載有六個團體說「勞協」和「育才」隊伍跳出二十幾條大漢行兇打傷李公樸的啓事，和這種無証的造謠，「勞協」和「育才」的代表都陳訴真相。

中勞動協會的代表說：昨天晚上得到消息說開會有人要搗亂，因此五百個工人分成五大隊，每隊都有隊長帶隊，組織很嚴密，但因來的晚了，才站在後面，台上面打起來，還不清楚，一直在別的隊伍都散了時，還是保留在原地未動，但竟被衝來的暴徒，打傷了四個人，並撕毀了協會的旗子，那些團體還污蔑勞

動協會是搗亂的。對這些事，工人們都非常憤慨，願為爭取民主自由堅持到底。工人除了受傷之外，還有八個人失蹤，現正調查中。

育才學校的代表的抗議，非常有趣，天真地駁斥了那些卑鄙的謊言。因為育才學生都是小孩，說從育才隊伍中跳二十幾條大漢，實在可笑。而且育才的隊伍一直很嚴肅整齊，站在後面，並未動過一步，說李公樸先生被育才學生毆傷，尤其荒唐，李先生和育才學校是一家人，何至於一家人自相毆打？

可笑的，這些謊言在真實面前，不攻自破！

鬥爭要繼續下去！

是非曲直已經有事實的證明，那些暴徒們無恥的扯謊，造謠，怎能掩得盡天下的耳目，昨天的事，是陪都的市民親眼得見的，也引起了民衆的憤怒。

爲了要使政治協商會議的五大決議徹底實施，爲了人身自由能有可靠的保障，爲了使民主戰士的血不白流，陪都十一個青年團體和工人代表，組織了陪都各界青年二·一〇血案後援會，發出緊急呼籲，要求政府對二·一〇慘案澈底合理解決。他仍要求六點，一、要求政府懲辦禍首。二、要求治安當局保證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三、要求地方當局賠償醫藥費及會場被破壞的損失費。四、要求政府訂頒侵犯人身自由治罪法。五、要求政府立即釋放無辜被捕之青年及政治犯。六、要求政府立即取消一切特務機關。

我們爲爭民主流過不少的血，現在爲慶祝民主，還要付出大量的血，這說明了反民主的勢力在垂死前的掙扎，不惜用最毒辣的、最殘酷的手段來阻擋民主的進軍。二·一〇的血不會白流的，鬥爭要繼續下去！

劉野樵之說明

另據中央社訊，昨晨大會後，劉野樵即假百齡餐廳招待記者，報告被毆情形，略謂：本市農工商各人民團體代表九日晚被推定爲主席團，昨晨開會時，不料勞動協會會員，育才學生參加毆打，致主席團李公樸先生及本人等均被毆傷，誠爲不幸。過去渣白紀念堂迭被搗亂，證以十日之糾紛，即可知事實之真相，並謂市民黃建輝目睹秦虎，謝雅南等被勞動協會會員逮捕，是誰蹂躪人權，亦可明瞭云云。

駁中央社報導

「二、一〇」血案經過詳情，本會業在「向全國同胞控訴」中詳細敘述，當天與會的萬餘市民羣衆以及各方面的政協代表等都是證人，不意中央社竟發表歪曲事實之消息，刊載於二月十一日本市中央日報、和平日報、新蜀報等報紙。該社爲國家之通訊社，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通訊社，今其所爲，實屬令人痛心！本會爲明是非，正視聽計，並爲愛護該社起見，謹根據事實，對二月十一日中央日報第三版所載該社報導，逐條辯正，以告國人。

該項消息首段，總敘十日經過，將暴徒暴行輕描淡寫爲「紛擾」兩字，隨即將暴徒自扮演之醜劇，以「旋復繼續開會，通過宣言」一語報導。查該日會場爲暴徒暴行搗毀後，本會原推定之王席團，與會團體及各界人士，均紛紛離場，留場者惟台上台下寥寥數百餘人而已。所謂繼續開會者，即此等百餘人繼續完成其預定之醜劇，政協代表無一人參加者。

二、該社隨即「將詳情分誌」，首敘「該會籌備已久，實際負責籌備者爲章乃器、李公樸等」按本會備事宜除章乃器氏外，尙有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經濟事業協進會，中國勞動協會，中國婦女聯誼會等二十三人民團體。章李二氏，僅係其所屬團體代表，今單行提二人，顯係爲掩飾暴徒罪行下一伏筆。令不知實情之外地讀者，認爲大會僅係一二人所籌備。

三、該社嗣稱：「至前晚（指九日晚）在還川大廈章乃器處商定大會主席團人選爲市農會代表劉野樵；并邀請郭沫若、邵力子、周恩來、李燭塵、沈鈞儒等參加。」

在章乃器先生從不住還川大廈，該社所述全非事實。眞象是這樣的，九日夜間十時，市農會常務理事劉野樵市總工會理事長譚澤森等四人，攜帶市農會領銜，並無團體公章的「八國館公函」突至籌備委員章乃器住所，聲請「參加慶祝大會，並須出席爲大會主席團主席。」詳情已見本會「向全國同胞控訴」一文。至於該社所謂邀請邵、周、李、沈諸氏「參加」者，亦係不符事實，蓋籌委會係請政協代表出席講演，並孫哲生，吳鐵城諸先生等均在此內，但絕未邀請政協代表「參加」主席團。

四、該社隨即報導開會情形，關於人數統計，該社說：「計勞動協會約四百餘人……市農會、總工會、市商會等團體約二千餘人。」

現將該日市農會等團體簽到名單列下：

團體名稱

代表人

劉野樵

到會人數
十人

市農會

吳人初

(未報人數)

市教育會

譚澤森

一百人

市總工會

李克愚

(同上)

市婦女會

傅伯羣

五十人

市商會

周德侯

(未報人數)

重慶醫師公會

李森普

三十人

市會計師公會

古鐸

三十人

重慶律師公會

代表張晃到場未簽到。

三十人

以上各團體，據其所報，到會者總計不過數百人，從其包圍主席台上下及大會被搗亂解散後彼等繼續扮演之人數來看，亦即此數。

五、血案發生時之詳情，本會「向全國人民控訴」報告中，已有詳細報導。該社則云：「主席團章乃器提議，由李德全為總主席，而周德侯則以播音器向會場報告謂，我國農民最多，提議以農會代表劉野樵為總主席。」

該社寫到這裏已經暴露馬脚。周德侯何人，經何人邀請，竟能上台用播音器當場對衆發言？且當時時間未到，彼等即要求開會，在劉野樵等身旁打手一人，聲勢汹汹，向章乃器要求立即開會，章氏婉言勸止，首被拳擊，其後本會主席團同人正與劉吳等人協同前議，周德侯於流氓打手圍住本會主席團同人之際，即行強據擴音器，劉野樵，遂即返身自就主席位置。所謂「台下鼓掌贊成者」，固屬有「人」，但其聲响，尙不若台上打手之鼓噪。尤有進者，主席團未得協議結果，周劉等人即行自行宣佈開會，其有計劃強佔主席

台之事實，已在該社報導中，洩露無遺，至於所云：「在致開會辭時，李公樸以劉不應充任總主席，阻止